



轉厝

「Uâ nn……uâ nn……」

佇差不多子時的時，出世的囡仔哭聲對(ùì)一个靠海的所在傳出來。

「是……是查埔……抑是……抑是……查某？」

才拄仔共囡仔生出來的阿春仔無啥氣力咧問接生婆。

一九八八年的夏天，已經是解嚴後的一年，無啥物改變的海口村，阿順仔伊上細漢的查某困出世矣！佇這進之前，伊已經有三个查某困恰两个後生，伊的家庭佇彼時陣過了算袂糶。

阿順仔是一个大家庭中第五个囡仔，生了真巧，嘛真緣投，伊的性是真無愛人管；阿春仔顛倒是恰菜子仔命，雖然生甲真嬌，但是出生了後無幾年就予人分去矣！伊的養爸是一个青盲牛，一世人攏無娶，阿春仔為著欲維持一家伙仔的生計，不得已去茶店仔賣身，佇恰阿順仔做伙進前，伊就無小心恰人客有私生子，一男一女！也就是講，阿順仔伊親生的囡仔是四个，毋過，阿順仔是每一个攏足惜，袂心肝大細粒！

佇伊上細漢的囡仔出世進前，有一改的意外，伊唯一的親生後生佇埤仔內淹死，個的生活就漸漸改變矣！阿順仔的脾氣是遐爾無固定，時好時歹，變甲疑神疑鬼，嘛定定對阿春仔起跤動手，尤其是阿春仔伊清秀的外表不時予伊惹麻煩，抑是有別个查埔倚近阿春仔，就算是伊的兄弟，事後上害的嘛是阿春仔。

以前的人攏相信若是共囡仔號較歹聽的名，囡仔的身體就會較好，日子嘛會較好過。因為按呢，阿順仔共個頭拄仔生出來的尾仔困號做「阿呆」。

阿呆雖然毋是查埔囡仔，但是公媽疼大孫，父母疼尾困！

而且又閣是阿春仔伊三十七歲時拚性命生的，閣再講，阿呆是生甲白phau-phau、幼mī-mī，四肢跛骨敢若是豬跛箍，肥tsut-tsut的幾若輾，大蕊大蕊的目調加上明顯的雙眼皮就親像阿春仔全款，可愛的阿呆自細漢就是予逐家捧佇手頭惜！幾若擺阿春仔tshūa伊去街仔的時陣，買菜買衫頭家攏會算較俗。

「姦恁娘咧！講！你共我講！你是欲討幾個契兄hânn！姦！人客你嘛敢共恁爸討？」

「無……無！我……我無！放……開！刀……刀仔提……提開！」

阿順仔擰著一枝劊豬刀，就按呢押佇阿春仔的領仔頸，敢若劊(tok)雞頭全款，共阿春仔揀去水槽仔邊，阿春仔無力無氣，干焦(kan-na)會使用手勉強揀開領仔頸頂頭的利刀！

差不多兩歲半的阿呆行入去便當店的灶跤後，內底的師傅恰徒弟攏佇遐鬥相共，拍拚

阻擋阿順仔，有的人想欲擰開彼支刀仔，有的是佇遐苦勸阿順仔，逐家攏足驚惶會出代誌，無人注意著阿呆的出現，眼前的情形阿呆是看甲糊裡糊塗，干焦知影阿母的表情是足痛苦的。

「媽……媽，痛痛！爸爸，歹……歹」

阿呆用囡仔話按呢講。

「阿順仔，刀仔先囡咧，有話好好仔講！囡仔佇遮，敢講你欲佇囡仔的頭前剖個媽？」

「是啊！刀仔囡咧，你按呢逐家攏歹看，閣再講，幾十年的翁仔某矣，是袂用得用講的是無？」

「姦！死查某！是毋是個嘛予你勾去矣？為啥物個攏咧共你講話？」

「無……你共我……剖……剖死好啦！」

按呢生的日子對阿春仔來講，伊已經袂堪得矣！幾若擺伊攏想欲離開這個世界。

「死！你欲死無遐爾簡單啦！你若欲死，恁父嘛綴你去！我是無可能予你去下跤揣查埔人啦！恁父袂予你有機會予我做烏龜(oo-kui)啦！」

佇講遮的話的時，阿順仔毋知是咧看啥，眼光無對物件，規个人敢若起瘡去矣！

「阿呆……阿呆乖，爸爸出去一下就轉來矣！爸爸會買你上蓋恰意的枝仔冰予你ooh！」

阿順仔共阿春仔放開了後，用無全的口氣對阿呆講，尾仔就死人款行出去矣！

阿順仔這款淒慘落魄的模樣是阿呆無看過的，恰以前自信心滿滿的伊差別真大，彼款失志失志的款予阿呆永遠袂放袂記得。

「阿呆，聽媽媽的話，去後尾埋一下！媽媽毋是講欲共你翕相？乖，我先來去提彼『傻瓜相機』你去遐等媽媽，莫亂走neh！」

Hông放開的阿春仔顛倒是足鎮定，恰平常時疼困的口氣無啥物無全。

彼暗，阿順仔又閣變成以前彼个誠好的查埔人，那哭那對阿春仔會失禮！

一九八〇彼个年代是「大家樂」上奩(phānn)的時陣，而且為著欲得著明牌，足濟人會專工去拜有名的陰廟，阿順仔嘛染著這種風氣！佇這時陣，阿順仔的手氣誠好，贏著袂少錢，閣較厲害的是佇一九八六年，伊用一種特別的方法一改就贏三百外萬！佇彼時陣這是一个大數目，嘛因為按呢，阿順仔的邊仔走出一大堆毋知對佗位來的朋友，逐工攏覘佇阿順仔個兜，食阿順仔的，蹻阿順仔的，共阿順仔倚牢牢。

「順兄，街仔尾開了一間茶仔寮，聽講內底的服務真正袂糲，而且啊，內底有滿滿的洋酒，彼小姐嘛攏足嬌的。heh-heh！『彼个』是做全套的ooh！」

阿肥的狗尾幌啊幌，一點點仔攏袂歹勢，人講「飼烏鼠咬布袋」佇阿順仔上有錢的這段時間，阿肥的就是彼隻上肥的烏鼠，人又閣生做一面豬哥相，共阿順仔出了真濟的歹注意，阿順仔的錢佇不覺之中就予個這陣人開了去矣。

「行啦！阿順仔，聽起來條件攏袂歹neh！啊是你咧驚恁某？」

「驚？驚你的死人骨頭！我若是驚某，恁爸就綴伊姓！」

阿順仔予山猴刺激著，對伊的話真不服，就算阿順仔對其他查某無興趣，毋過伊對遐的洋酒顛倒有淡薄仔孝孤(hàu-koo)，佇個的勸誘之下，阿順仔嘛楞(gông)去矣！就按呢綴個行。

山猴是阿順仔的歹朋友中上好巧的，伊定定揣無仝的理由共阿順仔借錢，借了以後嘛無消無息。但是自從阿順仔落魄了後，伊煞雄雄變足有錢，起大厝，閣毋知用啥物名義娶著一个細某，對阿順仔是無插湍(tshap-siâu)。

「阿順仔，你莫去！歹路是毋通行heh！三百萬是天公伯予咱的機會來好好利用的，你袂用得困仔、家庭攏無顧，開錢開到兄弟去，我共你講，囂排(hiau-pai)是無落魄的久neh！」

「恁父是愛你管啊？是按怎你會用得討契兄，我袂使要查某？困仔是毋是我的，我根本都猶毋知咧！」

阿春仔的話阿順仔根本聽袂入去，干焦知影佇別人的頭前袂使卸面子，啥物該講不該講的全部攏講出來。

阿順仔開錢敢若水流，幾年之間，錢全攏無矣！本來贏三百萬閣顛倒欠銀行三百外萬，銀行的人討錢討到阿春仔的外家，欲共伊養父——阿旺伯伊的樓仔厝予個抵押，這是伊阿爸拍拚一世人買來的，阿旺伯氣甲強欲佇厝提索仔自殺！

「阿順仔，我查某囡嫁予你，你無予伊好日子過就煞矣，這馬你連我的老本嘛賠去矣，既是佗位對不起你？你明明有機會拚一个好事業，予一家伙仔過好日子，阿春仔早就共你警告過矣！你是聽對佗位去？一工到暗干焦佻彼豬狗食酒，困仔嘛無愛顧，三不五時共阿春仔拍，你閣有良心無？你是欲共我氣死就著矣！阿順仔，做人袂使遮爾夭壽！」

阿順仔恬恬仔聽，頭lê-lê，一句話都無講！阿旺伯佇邊仔毋甘的目屎流。

這時陣的阿呆已經五歲矣，大人是煩惱無錢，困仔是歡喜過年，年歲少的伊根本袂了解家中的危機！

厝內底的兄弟姐妹有搬出去的，有佇足遠的所在做工課的，嘛有佇東部讀冊的，有一工，阿呆佇厝的門跤口耍。

「阿呆，來！媽媽教你按怎家己洗身軀佻洗頭，閣有啊，後擺垃圾的衫愛囡佇洗衫機內底，予你細漢阿姊洗就好矣！毋過衫愛會曉晾(nê)、會曉曝，閣有彼灶跤愛隨時搨掃，無，會有蛇蠶(ka-tsuah)佻鳥鼠，洗碗的時陣，尻川底嘛愛洗清氣！」

阿呆綴阿春仔行入去，乖乖的予阿春仔洗，恬恬的聽阿母交代！但是伊心內是感覺怪怪。

「你有聽著無？聽有無？閣有，便所了後愛會記得拭尻川，衫莫láo入去內褲內，早暗攏愛洗面洗喙，清氣的衫愛摺甲好勢，收佇衫仔櫥內底，媽媽有教過你摺衫，閣會記得無？媽媽這馬講的攏愛記起來ooh！三頓愛食，等咧媽媽會予你錢，毋好亂開，若是無錢食飯，共恁爸爸提……」

目睭予洗髮精sinn甲合起來的阿呆聽阿母的聲敢若有淡薄仔欲哭欲哭的感覺，伊足想欲問，但是伊感覺彼袂使問，若是問矣，有啥物會破壞。

「媽媽？你欲去佗？」

阿春仔無應，阿呆的心內開始不安矣！

「媽媽，你講的我攏聽有！你莫走啦！」

「啥物走毋走！困仔人莫亂講，媽媽曷無欲去tah。」

「誠實的hōnn？你無欲走hōnn？袂使騙人ooh！」

雖然阿春仔按呢講，但是阿呆的心內猶是足驚的。

身軀洗好了後，阿呆一直共阿春仔綴牢牢！阿春仔雖然攏恰平常時全款，無閒厝內的代誌，但是阿呆伊心內無安定的感覺予伊毋敢離開阿春仔一步。

「媽媽，我想欲放尿，你陪我去好無？」

一埤真緊的尿予阿呆強欲禁袂牢，但是伊又閣袂放心，就叫阿母陪伊去。

「你家己去，你無看著阿母佇咧無閒？」

阿春仔一引摺衫、一引無耐性的共阿呆講，這是囡仔佇伊無閒的時咧共伊吵的口氣。

「媽媽，無我先去放，啊你袂使亂走ooh！你若是欲出去愛叫我ooh！」

阿呆最後一擺共阿春仔講才趕緊走去便所。

看著阿呆的背影，這時陣的阿春仔目屎沓沓(tàuh-tàuh)仔流出來……

「媽媽？媽媽？你佇佗位？媽～媽？媽～媽？你佇咧佗位啦？u～ua～」

對便所出來的阿呆無看著阿春仔，遮喝遐喝攏無人應，緊張甲哭出來，伊驚惶的代誌果然發生矣！毋知為啥物伊雄雄走去衫仔間反阿春仔的衫，敢若是咧確定衫敢有佇咧！內底果然有人反過，亂七八糟；伊又閣衝去門跤口，阿母平常去買菜騎的腳踏車嘛無去矣！佇正引遠遠的所在伊看著熟似的背影……

「媽媽～～你莫走～～媽媽～～你欲去tah？我嘛欲去啦！」

喝咧、喝咧，阿呆嘛走去逐矣！

「媽媽～我嘛欲去啦！我無愛恰你好矣啦！你攏共人騙！媽媽～啊！足疼的，媽媽～你轉來，我足疼的啦！」

逐到跋倒的阿呆頭跌的血是流到涵涵滴，但是伊心內的疼是比這較疼的，伊想講若是喝疼，阿母就會回頭矣！

阿呆佇遐毋知哭恁久，等到細漢阿姊對學校轉來、看著伊、共伊喝的時，伊才沓沓仔行轉去。

「我會轉去、我會轉去……我一定會轉去！等我共恁阿公的厝趁轉來、等我共恁爸爸欠的錢還了……媽媽就會轉來……」

另外一引的阿春仔心肝頭敢若有刀仔咧割全款，真正是足毋甘，伊佇心肝內一直保證，沃佇水龍頭頂的手恰面攏是目屎流過的痕跡……佇阿春仔的眼前，是長軀軀的孤單恰辛苦……

「Ueh？ueh？媽媽？媽媽，mh！我是阿呆，媽媽，我共你講，爸爸講明仔載欲tshuā我去『上』he『國小』neh！你會來mah？媽媽，我共你……」

「你咧恰啥講電話？hânn？媽媽mah？」

毋知啥物時陣轉厝的阿順仔雄雄倚佇阿呆的面頭前，面色是真歹看，阿呆驚一下，緊共電話掛lueh！

「無……無，我無。」

「無？好！你無！你毋講hōnn？你毋講，我就共你拍！」

講煞，阿順仔就開始tshuē秀梳仔！

「講抑是無愛講？」

「……無！」

「我喝一、兩、三，你若是閣毋講！爸爸就欲共你教示矣！一，兩……」

「……媽媽……」

驚阿順仔會真正共伊拍的阿呆小聲的講！

「好啊！你真正佻恁媽媽講電話！後擺你若閣佻阿母連絡，到時爸爸是一定共你拍！」

隔工，九月初一，落大雨。阿順仔tshuā阿呆去學校註冊，這工同時嘛是阿呆的生日。去學校的時，阿順仔規个早起攏對阿呆足好，佻昨日完全無仝，註冊了後閣tshuā伊去買禮物，予人看起來真正是一个好老爸。

學校大門口的路邊，水溝仔內雨水攏淹出來矣，無注意看，垃圾li-lo的水就敢若是佻大路連做伙。阿順仔無注意著，就牽阿呆直直的行過去，結果阿呆就按呢踏一thut，有半引攏澹去矣！邊仔看著的人嘛攏笑出聲來，予阿順仔感覺真見笑，真歹勢的共阿呆那拖那行！毋過阿呆顛倒是笑甲真歡喜！

「許XX，作業咧？為啥物又閣無寫？」

「老師，許XX個媽媽來矣……！」

「媽媽！」

阿呆聽著歡喜的衝出教室，根本無共老師tshap。

「老師，歹勢honnh！」

「無要緊！許太太！無要緊！許XX，冊包仔收收咧，你會使轉去矣！」

阿呆款好了就佻阿春仔去二年仔tshuā細漢阿姐，阿姐看著阿母來矣，嘛難得有九歲囡仔的笑容，毋知按怎，這個自細漢小名「小丑」的老四的，伊个性非常的恬tī，佻別个囡仔無仝，對老爸嘛無啥親，平常時早睏早起，真正足孤獨癖！只有佻阿春仔離開彼工，伊才有囡仔的情絲，用性命大聲哭。

「阿呆、小丑，恁看！媽媽共恁買新衫ooh！大漢矣，衫攏穿袂lueh hōnn？小丑，你袂穿得的就予妹妹ooh！」

「媽媽，你今仔日會轉來厝蹠mah？咱足久無鬥陣睏矣neh！」

「你是白癡ooh？逐改攏問仝款的問題！媽媽毋是講袂使mah！」

小丑敢若小大人按呢生。

「明仔載！媽媽明仔載就轉去矣！行，媽媽tshuā恁去食好料的，小thîng個媽媽有綴我來，伊講欲請咱食海產！彼阿姨共媽媽鬥相共足濟的！」

「明仔載，你講明仔載honnh？啊毋過你逐改攏按呢講，結果攏講有代誌，袂用得轉來neh！」

「啥人叫你逐改攏共爸爸講，媽媽叫咱莫予爸爸知影伊有來共咱看，按呢媽媽會使轉來，結果你攏講出來！」

「是honnh……！無，媽媽～這擺我一定袂講，按呢你就會轉來honnh？」

阿春仔只是笑笑的無共阿呆應。

食飽了後，阿春仔就欲佻兩個囡仔分開矣！阿呆這時陣就開始mah-mah吼，愛阿春仔共伊保證明仔載就會轉來，才乖乖綴小丑轉去厝。

「恁為啥物有新衫？是啥買的？」

「是……是阿公……」

「阿公？恁創啥遐爾細聲？真正是阿公mah？是毋是媽媽？是媽媽，著無？」

「毋是！」

「好！阿呆你講！」

「毋……毋是！」

「恁攏無愛講老實話honnh？按呢就共恁拍！拍甲恁講！」

阿順仔講煞共秀梳仔擰甲懸懸！假做真正欲共個拍落去！

「有無？」

「無！」

小丑講！

「……有！」

阿呆講！

「你这个白癡！你是豬頭、是飯桶！你又閣講出來！臭卒仔！無路用！」

聽著阿呆閣一擺無膽的回答，小丑敢若是忍足久全款，雄雄那吼那共阿呆罵，恰以前恬恬的伊是完完全全兩個人，遮爾激動的小丑，毋但驚著阿呆，嘛予阿順仔的心肝頭重重一个打擊。

後年的初四，許家的兄弟會是輪著阿順仔辦！伊佇厝內請幾桌，拜託朋友來共伊辦桌！一透早，對花蓮轉來的老三的偷偷仔tshuā兩個小妹去tshuē阿春仔，個恰阿母約佇一間餐廳，頂擺彼个小thîng的媽媽又閣請個食好料的！

「阿呆、小丑，恁知無？恁阿母真正足辛苦neh，一个查某人佇外口趁錢，愛還恁老爸欠的錢！恁以後著愛共伊有孝neh！若毋是恁媽媽為著一家伙仔，恁這馬都毋知佇佗位矣！」

这个阿姨講咧講咧家己嘛哭矣！阿春仔佇邊仔嘛是那淋酒，目屎也恬恬仔流落來。

「阿蓉，你較辛苦一站仔，照顧妹妹個一下，恁媽媽已經共利息趁轉來矣！」

「我知，我會啦！」

連一向上堅強的阿蓉嘛紅了目箍，淡薄仔hnh-hnh吼。

「無愛，無愛，我無愛！除非媽媽嘛做伙走！」

分開時，阿呆又閣挈(lû)起來矣！這遍，啥人共伊講好聽話、共伊騙攏無效矣！伊就是欲綴媽媽走……等伊哭甲暈去，清醒的時計程車已經到厝的門歧口矣！媽媽無去矣……

「媽媽～我欲媽媽啦！uâ～我欲媽媽啦！」

啥人都無法度共伊阻擋，伊害著阿姊予阿順仔教示……

「阿姊……」

「走啦！你莫來遮啦！我無想欲看著你！」

阿蓉足受氣的共來伊房門口的阿呆罵，看著阿姊佇咧哭，阿呆的心內又閣是一擺的後悔恰拍驚。

這年的過年，阿春仔猶原無轉來陪這陣囡仔過，自從阿春仔離家出走了後，每一年恰囡仔見面的機會連十擺都無！

一下仔，阿呆九歲矣！阿春仔猶是偷偷仔來學校共囡仔看，時間一年一年過，伊紮予囡仔的物件嘛愈來愈好，數量嘛愈來愈濟矣！

這工，阿春仔又閣是無聲無說的來到學校！

「來！恁過來！哎唷！恁哪會大遮緊？媽媽這馬買衫都驚買毋著！阮小丑攏遐爾懸

矣！阿呆嘛大箍矣neh！」

「著啊！妹妹是大箍呆！」

「哪有！」

「呵呵！啊！閣有新的鞋仔ooh！穿看覓，敢會傷大抑是傷細？」

「袂！拄拄仔好！」

「我的嘛是！」

了後阿春仔恰較早全款，tshuā個去食好食物仔。

若講著平常時佇厝內，阿順仔嘛是真惜困，但是因為開計程車的關係，伊佇厝的時間足無固定，毋過伊轉來的時攞會紮好物件予囡仔，有時嘛會tshuā阿呆半暝去搵東風。有一擺伊tshuā阿呆去做生理的時，因為阿呆看起來垃圾垃圾的，閣是佇半暝，坐車的小姐kioh是阿呆是彼好兄弟咧！

話講轉來，這擺囡仔恰阿春仔欲分離的時，予人鼻酸的氣氛閣圍過來矣！但是阿呆這擺無哭嘛無番，只是淡薄仔目箍紅，叫阿春仔愛較早轉來。

「媽媽，你……你愛……趕緊……趕緊轉厝ooh！」

阿呆恰小丑轉厝了後，看著個又閣提大包小包的阿順仔心內已經有譜矣！這幾年，來厝內討錢的人愈來愈少，經濟嘛轉好矣！阿順仔伊對阿春仔當初無講一聲就走的代誌嘛無遐爾計較，但是每一擺看囡仔手內提物件、後壁無阿春仔的形影，伊腹肚內的火就會夯起來。

「啥人買的？媽媽又閣去矣？我講過的，恁攞共伊當做放臭屁，是毋是？」

「毋是，這是阿公提來的！」

「阿呆，是啥人提予恁的？」

「阿公，是阿公！」

「敢按呢？我閣問一擺，上尾一擺！恁若是毋講老實話，我就拍！是啥人提的？」

阿順仔講煞又閣去提秀梳仔……

「一、兩、……」

「阿公！」

小丑講。

「阿公！」

阿呆講。

一時間，小丑雄雄閣戇戇的恰妹妹看，阿順仔嘛用足奇怪的眼神共阿呆看，然後啥都無講就提鎖匙去做生理矣！

足緊的，阿春仔離開厝、出外流浪的日子已經欲八年矣！差不多後兩年的時，阿順仔的身體變甲真稜，自從伊提起電話連絡阿春仔，共伊講，若是想欲轉來就轉來了後，阿春仔就開始光明正大的對厝內走，但是伊堅持無愛搬轉來，毋過個兩個人互相變做足客氣，嘛漸漸會曉體貼對方。阿順仔予阿春仔tshuā伊四界求醫，可能較古早人个性，就算講有錢嘛無愛去大病院看，就一直去探秘方，到後來阿順仔敢若忍袂牢矣！

「阿春仔，咱來去大醫館看，好無？我予遐的童乩作法，一開始敢若有效，毋過後來猶是攞無路用！」

「嘛好，看欲兩年，請的神，個講的病攞無全……無，咱猶是去予西醫看好啦！」

「歹勢，許先生、許太太，我建議恁這馬著愛蹓院矣！」

「蹓院？為啥物？阮翁是啥物病？」

「許太太……恁翁……已經肝癌中後期矣！」

彼時，兩個人攏毋知影代誌大條矣！閣叫是感冒彼款程度，但是聽醫生講又敢若足嚴重，既然醫生講愛蹓，個就乖乖仔蹓矣！

「媽媽，我欲去病院陪爸爸！」

「袂使，你愛上課！」

「啊無我放假會使去無？」

「Mh……啊無好啦！你愛好好照顧爸爸ooh！」

阿春仔因為家已閣有工課，無法度一直佇病院，伊就只好予阿呆去，按呢阿順仔嘛會較有伴。

對今仔日開始，是阿順仔人生最後的七個月，毋但全家伙仔毋知，醫生嘛無料著……

「阿呆仔，去共爸爸買彼豉梨仔，好無？」

「你講下跤街仔mah？好啊！愛買佻濟？」

「五十元就好矣！來！錢予你，賸的予你買佻意的物件！」

「爸爸，你有閣欲食其他的啥mah？」

「啊無你共爸爸買一个飯好啦！」

「炕肉飯，著無？」

「hennh！」

「啊你今仔日愛沙士無？」

「今仔日免啦！」

「無我就先來去矣ooh！」

阿呆提著錢家已坐電梯去彼病院下跤的街仔躉，這是伊佇病院陪阿順仔的時上有意思的一件代誌，因為病院對這年歲的伊來講，毋是醫病、是無趣味的所在；有時陣阿順仔會予人tshuā去做檢查佻治療，上少嘛愛半工，有幾日仔是規暝攏無轉來，暗時的病院空lòng-lòng閣恬靜靜，干焦兩、三个護士佇護理站矣niâ！阿順仔無佇咧的時，阿呆攏會驚甲毋敢睏！

阿順仔蹓院到這馬嘛有六個月矣！學校放歇熱的二個月，阿呆嘛一直佇病院陪阿順仔，阿順仔大部分的時間，精神佻體力攏袂稔，會使佻阿呆做伙去行行咧，啊無就是两个爸仔困開講，講笑談，這時，病房攏會變較有色彩，這嘛是個上幸福、清閒的時間；但是阿順仔若今仔日才做了治療，規个人敢若予人剝一層皮，真無元氣，看起來足痛苦的，而且攏是予人揀入來，昏迷不醒，阿呆看著攏足想欲吼。

三不五時阿順仔想欲轉厝幾工，醫生會看病情予伊「放假」。

有一暝，阿順仔佇厝內——

「我可能看袂著阿呆穿國中的衫矣！」

當逐家佇客廳佻阿順仔看電視的時，阿順仔忽然間按呢生講，一時間，嘛無人知影欲按怎應。

「你亂講，明年我就會使穿矣！而且今年九月小丑就欲讀國中矣！你就會先看著伊穿矣！」

「小丑仔……我嘛毋知看會著抑是看袂著……毋過小丑生做讀冊人的款，佻我上sîng，gâu讀冊……」

這暗，阿順仔彼款敢若遺言的話予逐家的心思攏已經無佇電視節目上矣！

同年的八月底，阿順仔的病情直直落去，醫生嘛佇這時宣佈予許家無法度接受的代誌。

「歹勢，你爸爸……可能……上濟就賻這禮拜矣……」

醫生佇病房的外口對阿蓉佻阿呆講。

這個數字阿呆按怎想都想無是按怎算的，伊英雄感覺是這是佇咧做夢，到底一禮拜是佻長抑是佻短伊嘛講袂出來，想欲哭又敢若這無啥！伊總算感覺著這是破病的人蹠的所在。

「阿姊，一禮拜算長無？」

慇慇的，伊問了不該問的問題。

「我哪會知啦！你問這啥物問題！」

阿蓉佇人來來去去的走廊足大聲的共阿呆喝！

目一nih，學生攏愛轉學校上課矣！阿呆佻小丑嘛攏咧準備，八月三十一，個對學校轉來的路上看著落山的日頭紅赤赤，美麗之中phuàh著這種危險的感覺，無落雨，但是煞出虹，親像對天頂圓落來的天梯，兩頭接佇天國佻病院的方向。

「妹妹，你看！病院遐有彩虹！敢若怪怪的neh！哪會佇遐？」

「你莫亂講啦！我會驚啦……」

彼暗——

「起床！緊起來！媽媽叫咱去病院！」

半暝兩點，阿蓉共兩個小妹叫清醒，了後就趕緊tshuā個去病院。

「媽媽，這馬按怎矣？爸爸咧？」

「恁爸爸佇加護病房，昏迷不醒，下晡開始一直吐血，醫生講是胃出血，但是毋知空佇佻位！恁爸仔的情形袂使開刀，醫生只會使共伊止血。Tānn才閣有意識的時，伊閣咧煩惱今年中元節，伊彼隻豬欲按怎！」

阿春仔用阿呆以前聽過的哭腔講阿順仔這馬的病情。

「遐有一間予家屬歇暈的房間，你tshuā兩個小妹去遐小暈一下，我佇遮等，有按怎我才共恁叫！」

「媽仔，免啦！你去，遮我顧。」

「你今仔日上班嘛夠忝矣！恁爸仔會希望我佇遮！」

看著阿呆佻小丑目調欲瞇欲瞇閣想欲清醒的面，阿蓉嘛只好答應。

「阿呆，起來！閣暈！phiah！暈死矣ooh？這種時陣你嘛會使暈遮熟？」

予伊拍醒的阿呆心內感覺足委屈，目籬內雖然沉滿目屎但是毋敢流出來。

「啥講我袂煩惱……爸爸平常上疼我……頭拄仔我閣眠夢著爸爸，佻伊去駛計程車……」

但是這款話伊袂使講……

「阿蓉，你看……醫生……醫生提……提這張紙予我……」

阿春仔提著這張紙的手直直仔gih-gih掣！

「阿蓉，你決定……這是生恁的爸爸，我袂用得共伊決定！」

Ōnn-inn~ōnn-inn~

早起六點，阿順仔予人送轉來村內，邊仔的護理員一直灌氧氣予阿順仔，一方面共阿順仔拭對七孔流出來的血。所有的親情嘛攏聽著風聲來到個的厝，遮个人一直摧阿蓉做決定。

「阿蓉，緊咧！莫閣共伊拖矣！恁爸仔不時咧糾筋，伊袂堪得這種痛苦啦。」

「莫共伊趕，換做你，你敢會使清彩就決定？而且這是個老爸neh……」

「我毋敢，我毋知欲按怎……」

阿蓉所有的霸性恰堅強早著予悲傷掩炭去矣，才二十二歲的伊除了哭也是哭，手內的生死書，無人會使替伊簽，伊嘛無了解為啥物愛由伊替爸爸做生恰死的判決。眼前的爸爸是遐爾痛苦，規身軀繃甲緼緼緼……嘛是會用得，伊嘛希望共爸爸留lueh！爸爸是這個家的靠山啊！

「u~u~爸爸……爸爸……」

小丑共阿順仔喝，想欲共阿爸喝醒，邊仔的阿呆只是無聲的哭，阿春仔覘佇房間內吼，無人共伊注意著……

「緊啊！」

「阿蓉仔！」

「毋好予伊艱苦啊！」

這時，時間敢若無咧行矣，沓沓仔……沓沓仔……阿蓉的頭明顯的扰(tim)-lueh咧！護理員點頭表示伊知影矣！擋定後阿順仔的氧氣！

最後，阿順仔結結的眉頭鬆矣！九月初一，早起六點半，伊，正式告別人世。

這工，忌日全時嘛是生日……

創 作 理 念

這是真實的故事改編的，因為感覺家己自細漢到大漢的生活tiō kán-ná一齣戲，嘛是無共伊紀錄落來，就親像錯過精彩的好戲，毋過較早想無愛用啥物記，最近看著這項活動，就想著我是講Hō-ló話的台灣人，若按呢，我會使用台灣話講出我的故事，講出細漢到今，我佻我身軀邊的人分離離，走tshue咱轉厝的路。

這過程雖然又puah又lòng，嘛付出足濟人的目屎……tsit-má，我的家庭總算是度過難關，雖然無美滿，但是足幸福--的！

許逸凌

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

